



總督李公奏議序
昔人稱三不朽曰立德
立言立功蓋德之不朽
者澤被民生功之不朽



者莫安社稷言之不朽
者樹德恒於斯建功恒
於斯彪炳一時昭垂奕
禩是以立言偕立德立

功並重而得君行道遭
遇亦有其時嘗慕皐禹
諸人生逢堯舜至今都
俞吁咈傳諸典謨其所

爲不朽者豈易得哉若
夫國家開昌偉之運必
篤生碩彥之臣以經理
綏乂而其人往往能肩

鉅任歷諸艱區畫天下
事洞若觀火捷如探丸
及大勲旣集遜鴻名而
不居此其所挾持者甚

大而識力足以副之非
有所冀俾其間也余於
大司馬總督李公深致
意焉公以勲裔起家郎

署有倜儻英邁之槩精
敏練達之才驟致通顯
擢僉都御史直聲徧天
下晉秩少司馬協贊樞

密動中機宜遂膺

簡命總制三省調劑兵民

多所建白迨荆楚多事

北門鎖鑰厥任綦重

天子以爲非公不可復移節

鄖襄黔蜀間運籌帷幄

如臂使指卒能定大勢

成大業非

世祖章皇帝知人善任未易
臻此迄今讀公奏議剴
切周詳自唐相陸宣公
以來於今再見人以為

公之立言也而奏議中
若安流民拯災患築堤
防則公之德在周卹也
若懲貪墨勸撫字辨誣

詐則公之德在保釐也
若撤防兵靖渠寇酌軍
需則公之功在救寧也
若修屯政籌漕務謀進

勦則公之功在經畧也
至其乃心王室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一往篤棊
之誠能邀

主聽更願朝廷之上時存
創業艱難之心以爲祈
天求命之本雖宋廣平
李文靖不是過焉方

世祖章皇帝時余與公同朝
共事每廷推廷議未嘗
不服公之議論忼爽識
鑒明決節制三省釐剔

諸弊政俾斯民獲安衽
席及其在楚正當捷伐
黔滇征討姚黃公控扼
關隘運儲選將卒至奏

凱蕩平

王師舳舻東下公綏靖湖
湘風鶴無驚深得制勝
之策如詩所稱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公庶幾媿
美千古憶公方壯年倦
倦以父喪未葬母老弗
侍具疏陳情諄切溢乎

毫楮及得請假盡晨夕
之歡卜窀穸之吉甫遂
厥志而身騎箕尾矣可
不謂忠孝克全者歟嗟

序
乎公往矣公之言具在
令嗣長源長白皆公輔
才也集公生平章奏壽
諸棗梨使後之憂國憂
民者時一披覽效法我
公安見公之立言非卽
立德立功哉故備述之
以爲他日信史之一徵

康熙丁巳孟秋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

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

兼禮部尚書加一級舊

治眷弟柏鄉魏裔介題

於里居之鑑湖草堂



總督李公奏議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
世之佐當其披荆棘冒
霜露類多師武臣力及

乎大難既平頑民猶梗
斯民已出湯火之中而
未登衽席之上將欲使
初附之人心歸於帖服

未除之寇焰日就蕩平
非得文武兼備抱命世
之畧者不克勝任而愉
快以余觀於鐵嶺李公

繩武其庶幾乎公故勲
裔少卽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擢任總制燕冀
青豫咸資鈐轄威名德

政幾半天下嗣又以

王師下黔蜀倚荆襄爲援
特簡公才移督三楚維時
整兵籌餉舉全楚而措

之安全者皆公力也夫
人才分有限往往有窮
年攷古壯歲登朝自視
可以當一面之寄及試

一州宰一邑而案牘糾
紛日不暇給稍不加意
則肩睫之間有不及覺
者公以終賈之年出制

萬里凡兵民官吏之事
皆待咨啓而後行而且
災祲水旱之迫於前流
離瑣尾之號於後驚猿

風鶴所在多有而公悉
心區畫動合機宜利弊
情勢若探策而計絲毫
不爽不惟四省之民實

受其賜兼使鄰疆近省
咸藉籌謀嗚呼人之智
量相越何其遠耶然公
非有挾數任術智取力

馭之事良由天資忠愛
獲於上而深信於民舉
動中乎理法故能使邇
者佩德遠者革心斯豈

徒勉強朞月之間而苟
以求名者之所能哉公
今往矣介弟嵩山暨其
令嗣長源綜其遺稿壽

之棗梨予受而讀之見
其陳兵事則如聚伏波
之米恤民隱則如繪鄭
俠之圖修屯利漕則有

蕭何劉晏之功除惡懲
貪則有拔薤埋輪之節
一切興利除弊慮始善
終嘉猷讜論鑿鑿乎如

五穀之可以療饑而藥
石之可以去病治安之
道備焉在昔宣公奏議
子瞻以呈御覽崔君政

論仲長統謂宜署座右
今李公之疏稿具在使
有志當世之務者時一
省閱則知公之安民以

靖盜布德以伸威所以
康國家而裨民生者果
有道以處此而出奇制
勝之方誠在此而不在

彼也

康熙丁巳孟秋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

級舊治眷第漢陽吳正

治拜題



序

天地泰而百昌之化茂君臣
合而一代之功成故聖主開
天元臣翊運太常之紀蔚起
雲蒸貞符自不爽耳唐虞之
際稷契尚矣降此而或覃分

陝之勲或奏常武之績燦於
謨誥詩歌者可考而知也予
不佞三十季前載筆宮詹見
諸翊運名臣草昧經營之蹟
輒以未得目擊爲遺憾益屈
指興王之始亦已久矣此予

讀大司馬總督李公奏議而
慨然三嘆也公幼秉異才以
終賈之年保釐南北所至功
成今幕府入告之文無一不
撮班馬之秀而方駕羊杜也
者魏吳兩先生之弁言亦旣

洋洋盡致無容更益一詞矣
予不佞又復何言哉然而予
早年雅習公後復厠

宸宇之下亦有可指陳崖略者
蓋大臣事主將措四海於三
代之隆者無他亦力除下民

之害而已天下雖廣安危所
分不過止此數事可以屈指
了然而人臣濟世亦復止此
一心耳心之克盡忠之屬也
今繹公諸疏如窩逃之弊僕
區不慎是擇人之虎也屯田

之弊畫餅滋毒是竭澤之漁也魏尚之斥不復無以安反側之心冬漕之期不改無以免舛凌之苦而公則所知者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悉其間機宜苟有未盡當者雖部

覆已核

俞旨已奉未嘗不補牘反覆而求其盡善此公之孜孜救時猶天下之所共知也公蓋有古人之所未能亦爲天下所未知而又爲志之所夙期而

未及盡致者公之剪山左大
蠹也震之以威勢而不少奪
投之以金錢十萬而不一顧
乃始失其所恃而提封之大
害國家之隱憂立淨矣所爲
無欲之剛有勇之仁此不足

以當之乎凡公之所以入告
者無不以蘇民艱培元氣匡
主德迓天休爲孜孜至遵

諭陳言一疏所云存勦業艱難
之心杜好大倦勤之意則又
洋洋乎格心致主之良謨而

契稷周召異地皆然者惜哉
公之騎箕匆匆也可勝嘆息
哉公令嗣長源樞曹重望長
白比部殊才皆英英雋發溫
如良玉望而知爲國器鳳毛
矣夫旣

主聖臣賢而一代之治隆亦復
父作子述而一姓之勲大是
吾所望於長源長白昆弟者
素也然余意所望仍有未盡
於此者二十年來我

皇上光大前謨文德武功恢恢踰

唐宋矣則殿邦翊運之佐亦
復踵武方將則此一編也固
隴西之堂構亦寰域之裘葛
名臣之龜鑑也卽公之天下
賢士大夫爲中衢之樽何不
可者公之垂訓以報國者不

又大且久哉

皆

康熙庚申孟秋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刑部左
侍郎管右侍郎事加一級舊
治眷弟淄川高珩頓首拜揆



總督奏議卷之一目錄

任事日期疏

異常水患疏

阜平荒亡疏

流民轉徙疏

流民轉徙疏

築堤禦患疏

民困已極疏

覺察無能疏

公舉烈婦疏

借窩誣詐疏

請撤防兵疏

欺官殃民疏

總督奏議卷之一

任事日期疏

欽命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蔭祖謹

奏爲恭報微臣任事日期事臣欽奉

簡命總督直隸山東河南臣隨經詣

闕謝

恩四月十四日捧領

勅諭一道十五日

續督奏言 卷之一
陛辭十八日起程二十三日行至保定府准舊督臣
馬光輝咨文差委大名府通判張紹齡賫送原頒
令旗十二杆

令牌十二面總督關防一顆並卷吏等項到臣臣於
二十五日即在保定公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任事訖伏念微臣年少才庸叨荷

聖恩畀以直省重寄自揣逾涯實稟蚊負惟有殫盡
愚衷竭犬馬之力仰報

隆恩於萬一耳其地方一應事宜俟臣抵大名參酌

時宜次第舉行另疏入

奏理合先將任事日期具本奏

聞

順治拾壹年肆月

日題奏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異常水患疏

題爲恭報異常水患事。竊照今歲暴雨頻仍。風雹
叠見。溝澮橫溢。道途奔流。以致沁衛洛漳滹沱等
水。一時俱漲。而黃河決口。勢且方張。凡近河州縣。
鮮有不被其害者。入夏以來。墮城浸邑。蕩析村墟。
極目膏原。胥成澤國。卽或少退。則土淤沙壓。陵谷
變遷。井臼猶存。人民非昔。間有高阜之處。亦廬舍
凋殘。倉箱俱竭。老幼男女。聚處泥中。當青黃不接
之時。已獲之二麥。浥爛無餘。方長之禾苗。沉淪水

底無食無家。啼號遍野。告蠲告賑。匍匐擁衢。慘目
傷心之狀。真有令人不忍見聞者。節據直隸東明
等參拾捌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
九州縣內。有積水將退。又罹新災。決口未平。長爲
巨浸。甚者雷奔雪捲。俄頃成川。頭畜人民。不及收
保。其一二孑遺。尤可憐憫。臣因成安廣宗等處。水
驟灌城。卽飛遣廳官。催督舡筏。救渡百姓。相機堵
塞。其餘災傷之處。嚴檄司道。踏勘情形。設法拯救。
並確察被災分數彙報。其未報災者。猶恐秋潦綿
延。水勢方壯。仍嚴行該地方官。防築堵禦。該臣看
得。霖雨爲災。連歲見告。而河伯肆虐。未有若今歲
之甚者也。雖泲水警余。適丁啓

聖之運。將饑溺由已。益厯

如傷之仁。起溝壑而生全之。是惟賴於

皇上之洪慈也。俟各司道踏勘被災分數到日。另疏
上聞外。謹將水患情形。先行報

聞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拾壹年柒月

日題奉

旨據奏水患異常朕心惻然着該督撫將被災地方
作速踏勘明晰分數具奏該部知道

阜平荒亡疏

題爲阜平荒亡已極人民流散堪憐據實奏

聞仰祈

勅部酌議作速拯救以留殘邑事准工部咨該本部
覆戶部尚書車克等題該賑濟真定府部院臣王
永吉蘇納海題前事內開據真定府阜平縣儒學
生員劉光裕等參拾名呈爲災寇疊慘民命難堪
俯准詳察奏

請蠲免以解倒懸以救殘黎事等情到臣該臣等看

得阜平縣山多地薄。叠遭水災。地土多被沙壓。兼與五台茨溝等處接連。狡賊高三。不時出沒。人民殺掠幾空。田畝荒蕪殆盡。臣等預知其苦。遂委推官徐經續查饑民數目候賑外。及至入境。見村落止存破壁。老幼不似人形。領賑饑民男婦。皮肉焦黑。行步艱難。面無人色。身無全衣。氣息如絲。旦夕將斷。若非

皇恩賑濟。眼前顛連之苦。幾爲溝壑之鬼矣。臣等目覩心酸。無法可救。因思真定府三十二州縣內。惟有阜平一縣。最苦最難。若不速行拯救。現在人民勢必全死。現在地土。勢必全荒。無土無民。又無城郭。官吏何以安插。兵馬何以駐防。勢必縣治全廢。此地係三關要路。晉省咽喉。若化作瓦礫榛莽之場。盜賊盤踞之地。則曲陽靈壽平山井陘獲鹿西山一帶各州縣。盡被蹂躪。封疆所關。非細故也。臣等目覩真確。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

勅部覆議行。令該督撫悉心籌畫。災民作何全活。城

池作何修整。荒地亡丁。作何清丈。開除起運存留
錢糧。作何蠲免接濟。逐一議確。恭請

聖裁。庶殘黎咸慶更生。殘邑從此再造矣。等因。奉

旨。據奏阜平縣災荒特甚。深可憫惻。該部詳察確議
具奏。欽此。該臣等看得阜平縣間處山河疊罹水
患。今賑濟臣王永吉等目覩民瘼。有亟宜拯救之
請。至修理城池。事隸工部。應

勅工部酌議覆請。其荒地亡丁。伏乞

勅下督撫。確查應徵錢糧。併將花名細數造冊。據實

具奏。以憑酌議蠲免。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該臣等看得阜平縣前被水災。城垣傾
圮。今賑濟臣王永吉等題請修葺。察向來修城俱
係地方官措處。會典開載甚明。且近奉

恩詔一款。各省城垣傾圮。橋梁毀損。地方官能設法
修葺。不致累民者。該督撫具題。卽與紀錄。伏請
勅下該督撫。查照會典舊例。及新奉

詔旨。行令地方官設法修理。事竣報部。准與題叙。可
也。奉

旨依議欽此。到臣臣捧讀部咨。反復籌畫。有不敢不實陳於

皇上之前者。爲照連年直省水患異常。城垣在在傾圮。凡地方民力。少能自爲者。已經備行該道府州縣多方鼓勸。設法修葺。外獨阜平葺爾一邑。其額賦徭丁顛連荒亡之狀。賑濟部院臣王永吉等疏奏已悉。無俟臣贅。其荒地亡丁。容臣察明另復。至於修葺城垣。部覆云會典開載。及恩詔煌煌。臣敢不恪遵。但今日之阜平。有非尋常可

比者。夫設法修葺。不過縣官捐俸。鼓舞樂輸。不致擾民耳。此爲城垣倒塌無多。地方物力可辦者言也。今阜平傾頽已甚。工同創始。前據該道確勘計工。叁百捌拾餘丈。估用磚灰工料。約費貳萬餘兩。縣官之俸。盡捐無幾。欲行勸助。阜之士民。落落晨星。彼方糊口無資。救死不暇。有何餘力好義急公。若求措公帑。該縣額賦止叁千柒百餘兩。尚不足當修城之二。且起存有項。現在察荒議蠲。無米之炊。萬難設處。是以賑濟部臣特疏上

請欲求破尋常之例。施格外之恩。特賜酌議。急固疆圉。原從地方起見也。若仍循常例。令地方官設法修理。則阜平終無修日。必致盡行倒塌。恐巖關之要害不固。晉寇之出沒無常。而靈平并獲等縣。臨西一帶。在在可虞矣。部臣司出納之筭。所執者經也。臣有地方之責。所行者權也。臣亦知軍需旁午。部貯有限。何堪此紛紛告請。乃阜平的係要地。委實荒殘。他州縣亦不得援以爲例也。臣恐貽悞封疆。故敢披瀝直陳。伏乞

皇上勅下工部。速賜酌議。動用本部正項銀兩。確議覆請。以便速行修葺。庶桑土預綱。殘疆永固。阜平生靈皆戴奠安之福矣。臣謹具題請

旨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拾壹年玖月

日題奉

旨工部議奏

流民轉徙疏

題爲流民轉徙堪憐懇乞

聖恩勅議以救羣生以固邦本事。臣准刑部咨文。於拾月初肆日。自大名府起程。前往保定府。會同撫臣並司官審決。初六日。行至邯鄲縣。始登南北大路。見途中流民。扶老攜幼。鵠面鳩形。步履踉蹌。負囊擔甌。絡繹不絕。啼饑號寒。慄動天地。適見臣至。遂擁圍馬首。匍匐痛哭。咸云小的等皆近京農民。向年田地雖被圈丈。尚傭於滿洲庄頭做工。猶可

度日。不料連年大水。滿洲庄頭自己無收。我等遂
難存活。只得往外趨食。各處州縣官前因奉

旨安插流民。有庄戶人家留住傭工。近日嚴查逃人。
家家懼怕。立逼搬移。不但人家。卽破院壞寺。亦皆
封砌。街市不容站立。小的等日無粒食。夜宿野地。
終日奔走。不知投往何處。是個下落。離家多日。已
凍餓死幾口人了。老爺三省軍門。不與我們一個
住處。我們只是死了等語。伏地不起。不令臣行。臣
途行數日。所見流民日多。見卽哀泣。大端皆類前

言。臣不勝悽惻。反復思維。欲諭令所在安插。恐逃
人叢雜其中。州縣官各顧功名。百姓尤各愛性命。
難以令其強留。若聽其轉徙。不爲安插。必至老幼
盡填溝壑。壯者嘯聚。萑苻不獨生命可憫。致干天
和而饑民計窮。走險地方亦從此多事矣。案察前
准督捕咨文。所議逃人諸款。至悉至詳。但未及流
民一節。臣身任地方。事關民生。

國脉。不敢不亟爲陳

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酌議妥確覆請

睿裁使逃人不致混入其中。流民不致求生無路。一以申嚴窩藏逃人之

新令。一以不背安插流民之

前旨。况民爲邦本。必本固而後邦寧。倘蒙

聖慈垂念。則畿輔活數十萬赤子。地方免數十萬綠林。其於民生邦本。大有攸賴矣。除先已安插過者。臣行令各該住州縣暫留候

旨外。臣謹題請

旨、

順治拾壹年拾月

日題奉

旨據奏流民凍餓立逼。搬移不知何處。下落深可動念。安插既有前旨。窩隱又當嚴察。兩善之計。着速議妥確具奏。該部知道。

流民轉徙疏

題爲流民轉徙堪憐懇乞

聖恩勅議以救羣生以固邦本事准戶部咨該直省
總督李蔭祖題前事等因奉

旨據奏流民凍餓立逼搬移不知何處下落深可動
念安插既有前旨窩隱又當嚴察兩善之計着速
議妥確具奏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看得饑民就
食他方而逃人假冒潛逃者未必無之地方官民
人等凜遵禁例是實是以督臣李蔭祖疏

請酌議前來、誠屬安撫流移以固邦本之急務耳、今

議凡各該地方、遇有流民至彼、有司即着地方不

時登報、詢其姓名籍貫、原係某州縣某鄉村人、十

家長某人、隣佑係某人、察詢明確、先行安插收養、

隨即備文於本州縣速關印信回文、不得稽遲、其

原籍州縣官星速確察、或係所屬、或係假冒、立刻

給發回文、不得稽遲、其回文內察實係流民、即照

舊安插、務使得所、如係假冒、即是逃人、將本人解

赴督捕衙門、其移文照會未回之時、逃人事發、或

已經行察、或未經行察、及道路遠近、聽督捕分別

察議、今後窮民將往就食、即於原籍地方官討給

年貌住址姓名印照一張、赴彼驗明容留、至於或

有先經流移、或有近今新往流移者、該地方官不

能早為安插、許流移之民赴督撫處控告、該督撫

即指名叅處、其地方官有能招撫流移、量其多寡、

分別旌勸、庶流民不致失所、而逃人亦可以稽察

矣、應請

勅下各該督撫、通行申飭所屬、一體遵行、等因、奉

肯依議速行、欽此、備咨到臣、臣接捧部咨、反復詳讀、仰見

皇上愛民至意、飭部議奏、必令兩善妥確、不使偏累、傷民、真如天好生之德也、但細繹部臣之議、立法固善、原情猶有未妥、如內云流民至彼、先行安插、詢其姓名籍貫、關會原籍回文、實係流民、照舊安插、可謂善矣、如係假冒、卽是逃人、解赴督捕、是以一紙回文、立決真僞、臣於此不無過計焉、如關文至彼、原籍州縣官勢必問之里鄰、取勒甘結、憑據

若里鄰真知此人、慨與出結、該州縣卽據以回覆、是本人以及妻子得其生全、倘里鄰明知此人、而不知在外所作何事、愚人無知、慮及投充、恐干嚴令、故推不知、將有回無、則州縣自不敢出具印結、必以假冒回覆、則彼地方官見無回結、豈敢容隱、惟有押赴督捕而已、况如河間保定等處、地土人被水滄、百姓走徙無筭、甚至有連里全甲同逃者、該州縣又將何人以確察也、旣無察實之文、誰敢信其非假、如的係逃人、假冒流民、解究自不容緩、

若無結之流民、既不敢信以爲真、勢必盡解聽審、若然、不惟督捕清審不暇、而州縣亦押解多累、竊念地方徒事煩劇、且流民之苦、更甚於前矣、此臣管見、事關民隱、必期妥確盡善、臣思前有科臣魏喬介條定、或三名或五名互結事、犯同罪之例、有與

新令可並行者、此同逃之人、必互相認識、倘朦朧漏結、卽隱

聖恩、伏乞

勅部再賜確議、以便施行

順治拾壹年拾壹月

日題奉

旨、這本流民互結事宜、着議奏、該部知道

築堤禦患疏

題爲築堤禦患屢奉

明綸隣邑爭執察有成議仰請

天語以垂永从事據大名道程之璿呈詳呈爲擅築
壑隣錢神奪法訊驗不公合詞再籲事等情到臣
該臣看得順廣二府壤地相錯南帶漳河一道每
遇伏秋橫流暴漲連歲靈雨勢更洶湧乃附近州
邑地皆平坦既無洩水之塘又無障水之岸若非
堅築堤堰誠莫能捍其患也隣河州縣雖未必盡

無水患。未若順屬之平鄉、廣屬之曲周。二縣接壤，
爲害最甚。奈各執己見，舍堤不修，連年構訟。臣於
本年玖月內，披閱該道詳文，念瀕河昏墊，民命攸
關，且畿輔水荒，屢厯

廟算。二縣距大名僅二百餘里，臣卽親詣其地，公同
該道兩府廳縣各官及士民人等，相度形勢，遡源
上流，目覩漳水來自西南，入肥鄉，歷曲周，稍東北
折，至於楊家張路等村，轉爲正南正北，順平鄉西
界之堤直下，曲在上游，平居窪下。若曲周順河有

堤，則水不至曲，何由至平。兩縣均可無患。平之橫
堤有無，可不必爭也。臣隨面諭兩縣令修曲境順
河之堤，而曲周士民猶曉曉置辯。臣復諭以兩縣
爭訟已踰二年，毆傷人命，拖累多人。若移構訟資
斧，自修其堤，猶不失恤災同患之義。况曲止利水
過，亦未免有水過之患。壑隣而並以自害，未爲得
計。反復開諭，然後兩縣士民均服。今據該道詳報，
順廣二府議定曲堤，以十分爲率，曲周當修其六，
平鄉願修其四。丘縣廣宗居河之東，亦自修其堤。

併河身原窄之處讓而使寬務令高厚堅完俾瀾
漫之水馴入河流則各邑均享安堵之福矣曲周
順河雖有舊堤殘缺已久不異創始故議平鄉協
修十分之四此後曲周自行修葺不得仍扳平鄉
如曲周再有異議則平鄉任置橫堤以保其境可
也除責令順廣兩刑官監修外事關地方災害相
應仰請

旨、天語以重申飭以垂永久臣謹具題請

旨、

順治拾壹年拾貳月 日題奉

旨工部速議具奏

民困已極疏

題爲民困已極重累宜甦以延殘喘以培元氣事
據分巡河北道胡養忠呈詳內稱據漳德府呈前
事稱據安陽縣民崔鉉等稟爲籲天預陳早賜拯
救移郡供兵事竊以安陽治設衝途諸省咽喉節
年駐師民力疲困雖有孑遺僅存皮骨今歲兩駐
大兵五次養馬瘡痍未起大馬又到爲數三千軍
需急如星火但念安陽地方災祲疊見東被水災
西遭水雹南北水鄉盡成蛟窟雖有附城一帶兵

馬駐劄田禾踐毀盡皆不毛老者輾轉溝壑少者
就食他方誠恐兵馬接踵再至糧草從何備辦况
值隆冬他鄉之買備維艱搬運之腳價騰貴勢必
生靈塗炭軍需失悞爲此激切預陳叩懇爲地方
作主爲生民立命早賜拯救上

聞倘蒙移駐別郡萬民幸甚地方幸甚上稟等情呈
稟到府該府呈請到道該道呈詳到臣該臣看得
反側未靖勞師遠征誠有不容已者但爲

國家根本之計兵馬固宜飽騰而元氣亦宜培養臣
每見大兵一出長途奔馳之苦馬匹器械之費
辭勞頓遠涉炎蒸莫非爲

朝廷戡亂之入爲百姓除害之計卽暫駐養而供
芻秣無論分固宜然民心亦所甘願也奈師久
窮不容不議變通之術今據道詳卽以彰德一府
言之計共供養過官兵一萬八千有奇馬四萬六
千有奇或駐一月或駐月餘部檄一至急如星火
將搜括已盡之地責其立備竟至辦無可辦買無
可買遠者百里或二三百里負米擔草奔走上納

勞費不貲。是以一處養馬。遠近騷然。本年正供不足。勢必透支。下年且槽鋤鍋桶等費。又有正項所不載者。一處如此。他處可知。眼前如此。日後可知。當此地方水患頻仍之時。百姓剜肉醫瘡之際。寧堪此追呼踵至乎。若云協濟。則又有協濟之苦。如彰德養馬。東省亦曾協濟。今大名養馬。東省與順廣兩府亦有協濟。臣日於郭外親察糧草。見老弱怨咨狼狽之狀。真有不忍見聞者。臣又察東昌道詳。水路拽船送都統將軍朱馬喇之兵。一處用夫。必至民間膏血盡枯。

朝廷正供難繼。小民輸租納稅。

國家元氣所關。若不赅此培養。行見逃亡殆盡。民逃地荒。誰供賦稅。以膳兵乎。况民逃盜增。防勦益煩。兵力是未。除門庭之寇。已貽腹心之痛矣。若中土民皆安居樂業。則遠人自爾向化。太平坐致。兵甲潛銷。又何煩更番征調。僕僕往來哉。臣近閱邸報。見都察院有息軍安民一疏。此蓋深悉大兵百姓

勞苦思爲窮變通久之計耳。第鎮守人駐在廟堂之上，自有成謀，非臣外吏所敢越俎參議者。祇因小民苦累不堪，邦本實爲可慮。臣叨轄三省，心知爲

國隱憂，而不急爲上陳，不惟負百姓，且重負

皇上矣。除供應兵馬起數細冊咨送戶部外，臣敢據實入

告伏乞

皇上勅部從長酌議，爲根本之圖，使兵無更換之勞。

民免供應之苦，則元氣旣培而兵威立振矣。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順治拾貳年正月 日題奉

旨兵部酌議具奏

覺察無能疏

奏爲覺察無能自陳請罪事竊惟總督之設所以
綜核兵將彈壓地方期於盜息民安斯爲稱職則
凡固封守簡甲兵飭官方勤民隱惟總督是問臣
以庸稚蒙

皇恩特簡畀以三省節制撫鎮任綦重矣受事將已
及期謂宜如何整頓如何釐剔使部伍精嚴萑苻
警息乃稱不負任使今三省地方災患頻仍盜賊
充斥皆臣失職所致方力求所以消弭之策而不

能得不意臣之標兵竟爾爲盜如李文彩者頃已
正法上

聞矣夫以耳目之前尚且不能覺察况三省幅幘廣
遠兵將衆多其何能兼顧無怪乎營兵爲盜者屢
屢見告而文武各官之轉轉庇護也此非將備之
罪而臣之罪臣實不職何敢責人用是痛自刻責
具疏上陳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將臣從重議處以爲覺察無能之戒
庶臣心安而衆心亦竦自今以往臣當刻刻警惕
事事謹凜乃能自勵而圖後効責人以課成功矣
臣無任席藁待
命之至

順治拾貳年貳月

日題奉

青標兵爲盜旣經緝獲正法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公舉烈婦疏

題爲公舉烈婦以慰貞魂以勵風化事據易州道副使許可用呈詳內稱據唐縣生員馬顯圖等呈稱竊照士行以忠孝爲大婦德以節烈爲先有已故府學生員劉蕙妻李氏年甫二十二歲孝姑敬夫閨儀素著見夫病篤焚香夜禱願求身代不幸於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夫故氏一哭氣絕從而復甦誓以必死飲食不入口者數日雖父母翁姑多方苦勸終垂首不語迺於本年九月初七

日夜遂縊死於夫柩之前。雙膝若跪。血淚未絕。哀感之色。宛然如生。氏死之日。乃夫死之五七日也。闔縣士女聞之。無不悲羨。似此貞烈。誠節婦中所首出而罕見者也。呈乞轉申。庶李氏之貞。竟可慰唐邑之婦女。可風矣。等情。具呈到學。牒呈到縣。轉申到府。該府申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李氏賦性淑順。秉質堅貞。必敬必戒。相夫子而克全婦道。夫亡與亡。誓九原而媿美栢舟。允宜表揚。以維風化。緣係節烈事理。既經該府詳請前來。本道未敢擅便。擬合轉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節義爲風化之原。先王起教於閨壺。而化行於邦國。良有以也。臣受事以來。檢案錄囚。併各招詳。見有弟殺其兄。姪殺其嬸。妻殺其夫。有結姦而手刃親夫者。有殺其夫而並及其弟者。種種敦倫傷紀。不一而足。深嘆世道澆漓。人心偷薄。皆緣無以化導。故至於此。今據該道轉報。李氏誼重天倫。情深伉儷。誓從夫於地下。甘一死以如飴。嗟彼女子。尚知有死無二之義。則凡載鬚眉而號爲丈夫。及膺爵祿而寵於

有位者宜何如砥礪名節。以無負在三之報乎。使
頽風頓挽。澆習還淳。何難造到隆而希邃古。臣故
聞言入

告。指事雖微。而寓意甚遠。旌一人以風人人。在此舉
耳。伏乞

皇上勅部旌表。使天下曉然於節義之爲重。卽婦人
女子尚蒙

褒異。當必有感慕而興起者。不止巾幗之流矣。臣謹
會同撫臣董天機學臣程芳朝合詞具題。請

旨

順治拾貳年叁月

日題奉

旨。這本有關風化着議。奏禮部知道。

借窩誣詐疏
題爲借窩誣詐奸宄多端民不安生亟請禁懲事
竊惟窩逃之

令再申人皆知奉持惟謹誠恐覺察不及因致喪命
傾家於是絕遠親察近隣罷工役逐流移一切稽
察倍凜誰敢知逃故匿無奈立法甚嚴遂至因嚴
以行嚇詐故臣屬近畿有地土圈內圈外滿漢往
來紛雜尤兼外有投充之人並先年搶獲之輩或
借買賣之名或稱奉主之命私出滿洲圈外串通

衙憲結連地虎居民不敢認此輩爲假冒此輩備
能就居民以行詐變態千端述之不盡但就州縣
解部報臣與臣親審咨部者言之如栢鄉縣則有
劉真高閏等指拿逃人許二等擅縛連之熬等數
人索銀弔拷奇刑畢具嚇勒買命銀兩甚至有驚
散其夫姦宿其妻者又丘縣申正黃旗哈叭喇佐
領下李吉張三等指拿張其道弔打孫明陽者抗
不服解又濟南道據平原縣申一夥九人緝擒王
拱宸等指要王二王大者欲自己帶人又安平縣

申正紅旗下滿洲員外郎邵色家人王大卽劉望
樓等同夥十一人指無影之邢大謂領主子銀兩
不回捉打王顯臣等若非該縣申解到臣察審明
確焉得釋顯臣而破望樓之奸又鉅鹿縣申解田
成龍指拿逃人趙才興夤夜闖王琮之室同夥五
人刀背亂施復執左小泉等不一而足且成龍口
稱係正藍旗阿吉拜佐領下人所帶之箭又是正
黃旗屬蒙古都統下巴浪佐領巴喇字樣閃爍足
訝經臣認識字箭說破情弊猶自咆哮不服又臣

密訪劉玉英等在臨清指逃婦卓氏行詐一事。臣
面審稱係投充廂白旗偏俄佐領之人。及驗其清
字箭。乃書總督部院標下委官劉玉英。雖經臣審
出解赴督捕。止不過鞭責而已。其指詐已屬非法。
而指寫係臣標員。其矯托之情。又難以方物矣。以
上種種情事。皆不奉部牌。私拿私告。無論逃人真
假。總是借端行詐。黨羽實繁。橫恣無忌。此其事之
已發覺者。更有僻地遐方。小民無由申訴。有司不
敢輕執。不及見聞者。又不知凡幾。嗟此窮黎。迭罹

災患。苦饑苦寒。謀生無路。今復遭此葷荼毒。動至
殤產傾家。人人重足而立。處處延頸受殃。欲其耕
田鑿井。室家生聚。豈可得乎。若不早賜

乾斷。將原徵糧出稅之地。勢必盡爲丘墟。成丁應役
之人。勢必盡爲餓殍。民無生氣。有死之心。邦本大
傷。實爲可慮。臣身在地方。難容知而不

告。亟請

睿慈。勅下該部速議。作何禁懲。行臣遵奉。痛除大害。
庶民生安而邦本固矣。臣謹題請

旨

順治拾貳年叁月 日題奉

旨着察議具奏兵部知道

請撤防兵疏

題爲請撤防兵以備徵操事據臣標中軍副將王國印呈稱本部院統轄直省重地設兵四千原備緩急東策西應不時調遣案照本標防禦南陽官兵一旅原係奉前馬部院憲票爲楚寇震隣甚急等事票仰左營遊擊張斗瑾卽統馬步官兵一千員名立刻赴裕州協力防禦接應奉此遵照防禦外迄今官兵駐防二載有餘卑職會同四營遊擊等察議得彼時設防原因地方多事南汝兵丁前

往鄖襄援勦。今彼兵已經回汛，尚有總鎮駐守。本標防禦官兵，似應暫撤回鎮，整棚操練。俟有警息，再請調發。庶兵丁稍得休息。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察順治九年十一月內，准兵部咨。該本部覆鄖陽撫治趙兆麟題，為羣寇合股猖獗，孤疆萬分危急等事。議調南汝鎮標兵一千，汝寧叅將兵五百，河北鎮標兵五百，合兵二千，令南汝總兵張應祥統赴鄖襄，會合楚兵，聽楚督祖澤遠調度，協力勦禦。等因覆奉。

俞吉欽此。隨該前督臣馬光輝題，為楚寇震隣甚急，豫兵奉調單虛等事。除會同撫臣吳景道移調撫標，開歸河北二鎮標各兵一千名，赴南陽等處協防，尤慮不足。又選發督標兵一千名，赴裕州一帶接應。等因。

題報在案。至順治十一年四月內，據分守汝南道戴明說呈，蒙總督馬部院批，據河北總兵鮑敬呈，為再請酌裁撤回出防兵將等事。等因，批行到道。該本道會同汝南鎮府等官，會議得兵勢當分主客。

勞逸當分遠近、河北兵猶屬主中之客、而督標兵猶爲客中之客、往返奔命、情實堪憫、未有督兵遠防、而本省之兵先撤者、目今會勦無期、合無俯從衆議、督標之兵、先行撤回、蓄養精銳、以待廓清、職等仍一面偵視、如江水漸漲、卽另具文、併河北鎮兵一併撤回、等因、前總督馬部院批、據詳防兵當分主客遠近、以定撤之先後、事屬確議、但河北鎮兵出防日久、勞苦可念、仰該道卽將督標並河北鎮防隊之兵、行令該防將領各先撤一半、回鎮休息、餘俟賊氛稍緩、另詳議撤可也、批行去後、嗣臣於順治十二年二月內、准兵部咨爲封疆之責任、匪輕等事、該本部覆、河南撫臣亢得時、會同臣題、河北鎮防鄧之兵、業已撤回四百名、其餘另留防禦、俟楚警稍息、該督撫奏到之日、臣部再議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備咨到臣、遵行在案、該臣察看、得官兵厚集宛南、原爲楚逆螳逞、南汝鎮將、奉有統兵入楚、合勦之

旨南陽爲豫省門戶。狡賊窺伺可慮。故前督撫二臣遣發撫鎮標兵三千名協防。猶恐不足。復益以督標千兵。分汛佈置。遙壯聲援。此當日寇醜充斥。念重封疆。謀畫萬全者也。計今已踰二載。較曩時異勢殊。以臣愚所料。今日均房遺孽。不過竄伏窮谷。依山爲祟。斷不敢遠離險窟。北涉平坦。受敵於三面。况楚中師旅亦非昔比。郟襄有治。鎮二標。省會。有督撫提三標。近又增以經畧重兵。兵力不爲不厚。卽彼死灰復燃。亡命跳梁。何難殲滅。似無俟於

隔省之豫兵也。近聞會勦。雖有成議。此行可直搗其巢。爲掃氛淨穴之舉。蠢茲小醜。奔命不暇。又曷敢越江犯豫哉。且今三春已盡。夏水漸漲。不猶有長江可恃之險乎。審時度勢。宛南彈壓。無煩多兵。則前調防宛南兵將。若仍遠涉。輪戍徒勞。似爲無益。且兵馬駐集。物價騰湧。地方居民。尤爲可念。合無將臣標及河北鎮標防鄧之兵。先行撤回。以示休養。至撫標暨開歸鎮標。俱駐劄河南。距汛稍近。換班送餉稍易。似難一時盡撤。應暫留防禦。俟楚

地廓清、臣與撫臣再爲另酌議、撤可也、既經該將
呈請前來、謹會同河南撫臣、充得時合詞、密
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拾貳年肆月

口題奉

旨着議奏兵部知道

欺官殃民疏

題爲欺官殃民事、據彰德府安陽縣人郃國儀告、
稱本縣奉文修理河工、共該出柳一萬一千束、被
衙蠹田見龍串謀朱定昌一千包攬作弊、欺官殃
民、索利騙詐等情、列欵具告到臣、隨批仰河北巡
道究報、行據縣廳府研訊成招、復經該道看得郃
國儀與王朝彥等、皆一黨奸險之徒也、積慣包攬
柳梢、以圖蠅頭之利、已有年矣、因昔年包柳、稽悞
實收、致累批頭馮世盛等責比之苦、故今年本縣

派柳一萬一千束、因河工緊急、先派五千、赴河上
納、衆里老鑒前覆之車、不與攬頭、當稟縣官僉總
批一張、里老馮世盛等親赴河上、買梁宅之柳五
千、已行納訖、掣批、可謂尚義急公矣、而朝彥等包
藏禍心、既恨包攬之未遂、又思混賴梁宅之銀而
不還、因而賄買國儀、捏詞上控、蛇蝎同謀、毒中多
人、及察梁宅家人王政平柳價、原係五錢五分、乃
里老馮世盛等情願交易、與工書田見龍毫無干
涉、再嚴鞫單詞、全屬子虛、察無的據、國儀雖有懸

河之口、難辭反坐之條、徒懲允宜、至田見龍託名
提比、借銀釀禍、一杖不枉、王朝彥等賄買誣告、王
文泮欠柳不完、均杖允當、而各犯所欠梁宅柳銀、
照前案追償取供外、將部國儀等各照前擬、具招
到臣、臣復批狀告安陽縣工房、卽行安陽縣承問、
顯有覆庇情弊、仰河北巡道再行親審確招速報、
復據該廳府道復加研審、據部國儀所許田見龍
單款干証陳禹廷等各犯、俱一一供稱、與前招無
異、獨是田見龍賊款多端、因係安陽縣工書而行

今本官承問、顯有庇護之情、第反復嚴訊、各証極口稱虛、似難以莫須有而懸坐者也、應各照原擬、分別徒杖、不枉招呈到臣、查郜國儀原狀、雖緣一已之事發端、但首稱每束柳梢、派至五錢五分、實是民間大害、承問官反坐原告、意在牢不可破、臣欲直窮到底、要見多銀何虛、破銷隨批、仰該道將詞內一千人犯、並梁鄉宦家人原呈、追償原卷、總批實收一應卷宗、解赴本部院親審、若漏諱一人、少解一卷、審出真情、恐與該道均屬不便、本部院

按程計日、如延緩不到、除官聽叅處、定將經承捉拿處死、速解報去後、續據河北巡道胡養忠、將一千見在人犯、郜國儀等一應卷宗、連人呈解到臣、臣一經審訊、大與前招情節互異、始知柳梢正費有限、其餘盡係包頭蠹棍瓜分、卽面發署大名道事、大名府知府劉翰明逐一細加確審、去後、今據劉翰明呈稱、蒙此本道隨將郜國儀等一千犯証、喚集到官、察照原詞及單款事件、逐一研審、據各犯供詞情節、與前招大相逕庭、不便議擬、合無備

由呈乞憲裁酌奪批示以便遵行等因開具由詳將一千人犯併原發卷宗呈解到臣該臣復加研審據部國儀供河上柳梢止費二錢五六分今田見龍馮世盛朱定昌王政平包納柳梢累害闔縣百姓一束派價五錢五分貪心不足猶稟官出印票苦追甚於官糧里下衆老人見在可審等語田見龍供稱按糧派梢八十四里老人議定每束五錢五分議價在先買梁鄉宦梢講價四錢三分在後與我何干臣復問既定四錢三分之價其每束多派一錢二分何不曉諭百姓免徵而仍追五錢五分非侵欺而何見龍供稱十一年共派梢一萬一千束先完解五千束內有盧鳴甲等各自共納過一百六十九束其餘四千八百三十一束俱本縣差里老馮世盛批頭張國選上納因盡包與梁鄉宦親朱定昌買梁宅柳梢管完納每束縣議價銀五錢五分共該銀二千六百五十七兩梁鄉宦每束止要銀四錢三分梁鄉宦止收銀一千八百七十餘兩外欠銀二百餘兩梁鄉宦遂出示捨訖

原議價銀比梁宅賣價多銀五百七十餘兩內馮世盛使銀六十二兩喬自登使銀八十兩馮世盛將欠簿交與梁宦家人王政平自討銀一百兩政平自肥訖外有未完銀兩拖欠在民見有底簿存証龍雖使銀一百零五兩亦有使費處如河道差快手送銀十兩各處使費俱有帳簿總剩些小的作書辦使用些是實等情臣隨把帳簿追出俱是河工各衙門使費臣復問柳梢原舊官價六分梢既上完價銀有無發給見龍供稱給價之例有定

規先給一半每束三分分發各里梢完之後又給三分前後發完並無少給老人陳禹廷黃奇供稱指價先三分發與八十四里老人分發各花戶是實後三分止得九釐八毫其二分二毫並未給發田見龍可審見龍供每束止給九釐八毫是實其餘俱僱人看柳並盤費了臣又問僱人看柳有在河上老人使費多少他與衆老人算帳與你何干你若無侵欺爲何去算帳你在縣何以知其僱人盤費之數見龍供稱原有些盤費僱人今衆老人

這樣說、該小的死、小的認了、陳禹廷供稱柳梢係河上買的、看無幾日就收了、如何費得許多、據馮世盛供稱、往河上走好幾次、原盤費六十多兩是實、又據喬自登供稱、小的雖係批頭、全是朱相公往返使小的四次、盤纏了八十兩是實、王政平供稱是梁鄉宦家人、當初講價買梢、盡是小的主人、窓友朱定昌、小的不知道、後於去年隨主人上京、到彰德府留下、討梢銀、彼時主人掣去八百兩、欠下銀兩、屢討不上、是小的抱主人呈字、呈准票追、

尚欠二百兩零、有本主管家的薛應武、從家上京、路過彰德、是小的寫稟帖、說百姓田被水澇、前欠梢銀、要不上來、速帶信來、後薛應武從京回家、掣主人治生名帖、與安陽知縣、隨即出告示、捨了馮世盛開的帳、小的雖討一百兩多、小的主人仍捨二百多兩等語、又據陳禹廷等供、稱百姓上梢、每束二錢五六分、今一束費五錢五分、除田見龍每束侵欺一錢二分、你主還要四錢三分、已多了一倍、還說是你主捨了、若不是到這個大衙門、小的

們也不敢說望老爺詳情等語又據朱定昌供稱因連年水澇無聊家有柳梢賣與安陽縣因此相認後安陽縣又派十一年的梢馮世盛央昌包買梁宅梢四千八百三十一束每束講銀四錢三分昌盤費銀六十兩是在梁宅收銀數內並不曾詐騙百姓臣問盧鳴甲等上梢一束費二錢五六分你要四錢三分還說不曾詐騙你梢一束該銀多少各項使用多少還剩多少從實說來定昌供稱梢係梁宅的每束運送腳價二錢一車裝三十束

卸車之後搬梢論道遠近一二三釐不等臣又問據爾說買梁宅四千八百三十一束梢每束腳價二錢搬梢一二三釐不等大約不過八九百金還有千金何處使費定昌供稱除盤費雜項使用也剩幾百兩不過圖賺些等語又據張其連供今日老爺爲百姓作主前後事小的隨着朱相公盡知從實說了罷朱相公運梢等價俱是說謊十一年本縣派梢一萬一千束先一批解五千束衆議在河上買省許多腳價着其連去河上打聽價值及

至回來、朱相公已寫文約、包到梁鄉宦的梢、連說河上梢大約費不過三錢、今五錢五分、太貴了、不如河上去買、工房田見龍就說你不知道、梢係梁爺的、朱相公是梁爺的同窓、與大爺講明、同衆寫的、你鄉下老人無知、惱了大爺、止消一頓板子打死、馮世盛他住在城裏、還伶俐、叫他去回話、這等說、連遂躲開、不知馮世盛如何回話、就批差頭三里老人張國選等上納、衆又議叫連隨朱相公、馮世盛借動庫銀四百兩、除梁宅價值之外、多派一

錢二分之銀、先借庫內銀一百五十兩、田見龍挈五十兩、其一百兩分與衆人盤費、連分十七兩、隨同馮世盛與梁爺叩頭說買梢事、梁爺說家下沒有、你們河上買罷、朱相公說安陽知縣托老爺鼎力、總家下沒有、差個管家到河上走走、借個名兒、也就是了、梁爺遂差薛運到河上、將挈去四百兩銀子、買有四千束、朱相公說銀已用完、寫字與田見龍、叫連又去取銀、本縣又發庫銀三百兩、連與喬自登各挈一百五十兩到河上交與朱相公本

縣梢定在東壩納朱相公買在西壩河道方爺不收向梁爺去討名帖不曾發來梁宅管家寫手本投遞河道不准又送謝典史銀十兩央轉稟方爺就批于經歷收于經歷說梁宅舊日交梢有名帖今無名帖也該送些使費朱相公送銀二十四兩後纔收梢今日他們告狀又將連率累何曾與部國儀合夥告他這就是前後的實話等語又據陳禹廷等二十有餘老人向臣呼天搶地痛哭云本里老人與百姓自上梢一束止費二錢五六分田

見龍串通朱相公馮世盛王政平等要價四錢三分又外多要一錢二分梁爺既要包攬知縣不敢不依老人等不敢去告總多幾錢銀子是衆人的誰肯捨個性命去告梁爺先次上京挈去八百兩也是咱里下包賠還要出票追比總是借梁爺的勢力包攬了那柳梢還是河上買的不過大家平白要賺銀子就是了這都是已過的事小的等也無話說望老爺早放去一日就是恩典等語供吐在案該臣看得河決中州工程浩大三省臨河州

縣節年派夫運柳民力苦竭每厯

宸衷本地鄉紳若有良心者宜如何昭宣

上意蘇息民艱詎意蘭陽縣鄉紳太常寺少卿梁羽明者行伴牙儉心實貪饕指使劣衿串通衙蠹借賣柳之名行剝民之術連年包納各州縣柳梢獲利業已不貲值安陽縣十一年派梢一萬一千束先批解五千束除盧鳴甲等自納外尚有四千八百餘束乃有羽明密友劣生朱定昌往縣謀串積蠹工書田見龍朦包科派民間每束價銀五錢五

分而定昌使羽明包納者係四錢三分此多派之一錢二分則爲工書田見龍梁僕王政平奸里馮世盛等所乾沒矣而羽明包納之四錢三分較之里民自納者止費二錢五六分之數每束又多銀一錢七八分其官給每束六分之價又爲見龍侵扣其半及至往納時而羽明原無柳梢止令家人往河干空走里長馮世盛同朱定昌止用銀七百兩納完皆買他人之柳其實非羽明之柳也乃羽明赴京北上時便道安陽遂携八百金而去此何

爲者其未完之銀。又出名呈追監比。急如官糧。迨後所欠無幾。始持治生名帖與該縣令其免追。不尤彰明較著者哉。夫以士大夫而躬販夫之事。已屬可鄙。况止借空名。既有多金入橐。又復追迫貧民。可謂貪心太熾。良心全喪矣。如此行徑。尚儼然位列京堂。可耻孰甚。臣據安陽縣民郜國儀狀告。當批河北道轉發府廳該縣審理。詎道府廳官畏其勢焰。不究前情。反加國儀以代告之罪。臣閱之不勝駭異。遂嚴提轉駁署大名道事知府劉翰明覆審。而真情一朝始露。復解臣親審。不假刑威。衆口如一。蓋出銀原有確數。與者受者扣算自明。非若兩造聽斷。猶有隱情難決耳。據衆証之供吐如此。道府廳縣之卷案如此。明係勢宦劣衿。豪奴積蠹。通同叢弊。朘削窮民。公家所用一倍。而民間已費數倍矣。

皇上屢詔軫恤小民疾苦。豈知有剝衆害民者。竟在輦轂近臣乎。臣若知而不言。將何顏自居於民上。臣是以不避勢要。直切上

陳此一案也。嗜利如飴。行同商賈者。爲鄉宦梁羽明。術工鷹犬。就中取利者。爲劣生朱定昌。宦僕王政平。因公科歛。作獎營私者。爲工書田見龍。假公濟私。借端自潤者。爲奸里馮世盛等。委官收料。需索使用者。爲謝典史。下經歷。衙蠹朦蔽。不能覺察者。爲丁憂知縣傅龍騰。顧畏勢宦。審斷徇情者。爲僉事胡養忠。知府翟文鳳。推官劉珖。所當分別究議。除將原卷招詳。並河工需索使用帳簿。印發河南按察司。並現在犯人有罪者羈。無干者釋。統候

明旨嚴究招擬外。臣謹會同總河臣楊芳興。河南撫臣亢得時。合詞

題參。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下奮乾斷。將羽明

勅部轉發。以便同有名人犯。一併質審施行。

順治拾貳年肆月 日題奉

旨。梁羽明着革了職。併本內有名官犯該督撫嚴究。追擬具奏。胡養忠。翟文鳳。劉珖。傅龍騰。吏部從重議處。謝典史。于經歷。何不書名。着飭行該部知道。

虫蠱具春陽養忠歸文厥隱莊卦誦觀吏將銘靈

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昔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昔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昔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昔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昔三三三日春平定縣附本內存各音其前并無嚴家

即言



